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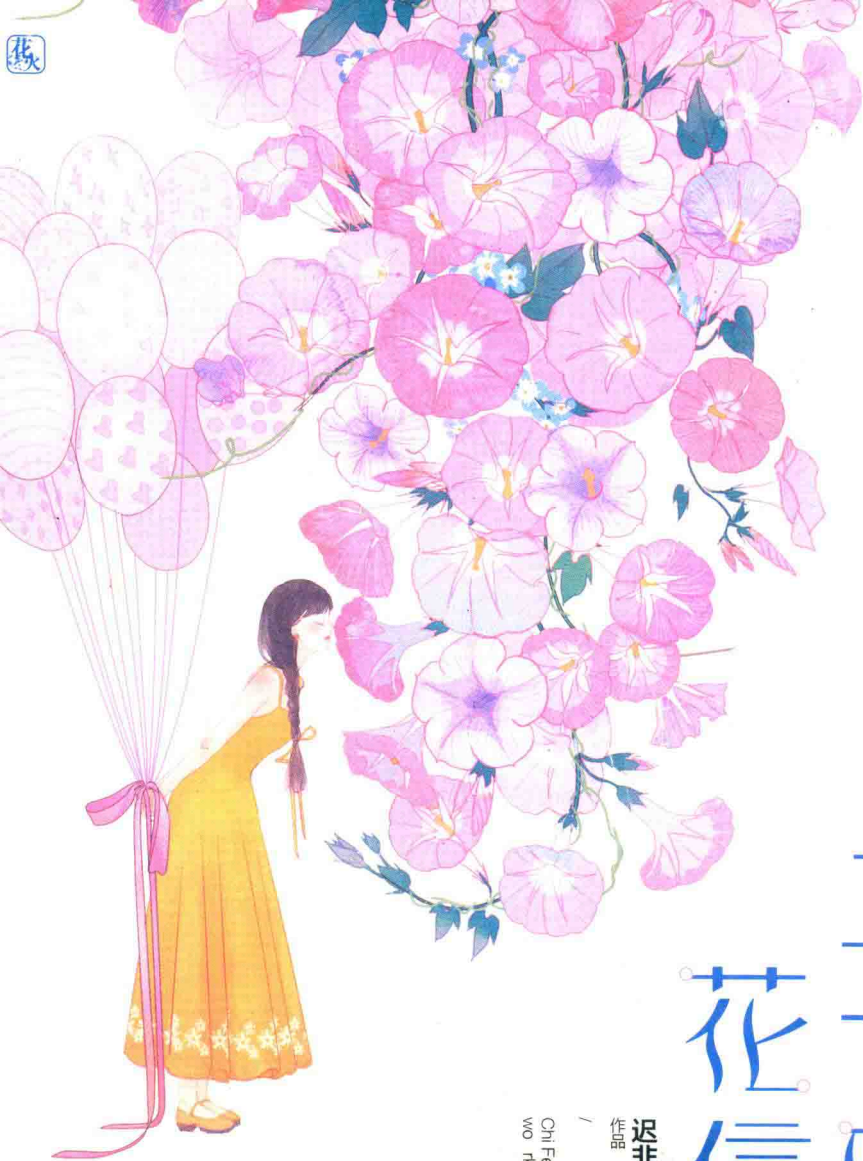
24个甜得冒泡的恋爱小甜饼

温柔惬意，全程撒糖

二十四番花信风

迟非作品

Chi Fei's
work



你问我喜欢什么？

我喜欢立春的微光，夏日的蝉鸣，
喜欢初秋的白露，冬至的大雪。

还有……

我喜欢你，像蔷薇开了整季，不负君意。

——心跳爆表了吧，你就这么喜欢我？

——要是我赢了，你给我当男朋友吧。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二十四番
花信风

迟非
作品

Chi Fei's
work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四番花信风 / 迟非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594-2817-2

I. ①二… II. ①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1280号

书 名 二十四番花信风

作 者 迟 非

出版统筹 汪修荣 邹立勋

选题策划 喻 戎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赵 倩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318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817-2

定 价 38.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番〕
立春·立春日的婚礼 001
宋安宁，你跑够了没有，我追得够久了。

〔第二番〕
雨水·雨后是你 013
原来他们的过去都像一场大雨，下过了，蒸发了，然后他们相遇，共享一道彩虹。

〔第三番〕
惊蛰·落地生根 024
他自此有了个心愿，想让她继续无法无天，继续娇生惯养。

〔第四番〕
春分·不知所起 038
能在污秽里笑，亦能在光芒里昂首。那个叫书黎的姑娘，本心可贵。

〔第五番〕
清明·很高兴遇见你 053
偷看了我半个月，如果喜欢我，现在开始可以不用顾虑了，因为我单身。

〔第六番〕
谷雨·种瓜得豆 066
有时候，老天爷还是很有意思的，让她在失去一个男朋友的同时，等到了另一场缘分。

C

O

N

T

〔第七番〕

立夏·原来你是你

是我的错，我来哄你好吗？

078

〔第八番〕

小满·请多多指教

要是我赢了，你给我当男朋友吧。

090

〔第九番〕

芒种·漂洋过海来看你

有一种喜欢，由浅至深，由惊喜到牵挂。

103

〔第十番〕

夏至·神棍，站住

八号签的签文，意思是，你找的人就在你的眼前。

118

〔第十一番〕

小暑·这样撩汉也是可以的

我不是野男人，我是管清的……心上人。

131

〔第十二番〕

大暑·暗恋是一门学问

彼时，许意就知道，程璧喜欢她，她无比敏感，直觉无比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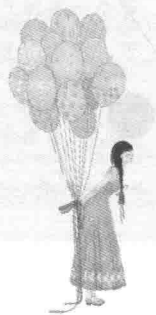
144

E

N

T

S



〔第十三番〕

立秋·我会是你的新世界

156

十年前，我遇到他，他让我漂泊；十年后，我遇到你，你让我安定。

〔第十四番〕

处暑·小朋友，你好

170

少年啊，永远有最真的心和最纯的情。

〔第十五番〕

白露·一山不容二虎，
除非一公一母

181

啧，有点意思，瞧上你了。

〔第十六番〕

秋分·小手拉大手

194

当年是她陪宋玠上课，如今是宋玠陪她上课。

〔第十七番〕

寒露·你是我的星星

207

这大约是她离他最近的一次了。下一次，恐时长久远，不可期。

〔第十八番〕

霜降·领导，你掉马了

220

心跳这么快，爆表了吧，这么喜欢我？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十九番〕 233
立冬·老师早上好

撩小哥哥撩到了自家辅导员，这该是一件多么悲惨而尴尬的事情。

〔第二十一番〕 258
大雪·麻烦交一下伙食费，谢谢

那我就勉为其难，养你下半辈子吧。

〔第二十三番〕 282
小寒·我有病你有药吗？

舒末，要不要来我的世界？

〔番外〕 308
等待旷日持久，可我甘之如饴

如果今天我们走到你家，雪没停的话，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机会。

〔第二十番〕 246
小雪·咱俩凑合吧

成熟男女之间，朝夕陪伴比干柴烈火来得靠谱得多。

〔第二十二番〕 270
冬至·等风来，等花开

他愿意为了她重新披上盔甲，重新走入战场披荆斩棘。

〔第二十四番〕 295
大寒·论男朋友是男神他弟该怎么办

我哥你就别想了，我，你倒是可以想想。

1、二十四番花信风·立春

立春：斗指东北，太阳到达黄经 315°，是二十四个节气的头一个节气。其含义是开始进入春天，“阳和起蛰，品物皆春”，过了立春，万物复苏生机勃勃，一年四季从此开始了。

二〇一七年二月三日，农历正月初七，丁酉年，壬寅月，辛酉日，立春。

〔第一番〕 立春日的婚礼

1

宋安宁路过“藻云轩”的时候，正巧遇上一场婚礼，新郎骑着高头大马，新娘坐着八抬大轿。

这婚礼十分有意思，从新郎到轿夫，一溜的红褂子，个个穿得鼓鼓囊囊，迎着风，脸笑成菊花盘子，远远看去，就好像是真的到了旧时，连轿边上的帘子这样的细节都做得极精致。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的婚礼。架势就不说了，好几年也难得看到这么隆重的婚礼。就单说这坐在白马上的新郎，面如冠玉，鼻若悬胆，眉峰凌厉，仰头看去，那下颌的线条也是如同雕塑一般，似刀劈斧砍出来的。宋安宁瞧着，不由得摸着下巴露出猥琐的神情感慨了一阵，真真是个难得的俊俏儿郎。

不过这新郎脸色不怎么好，可能是冻的，宋安宁吸吸鼻子想道。

那新郎此刻是拉开弓的模样，手臂平直，脊背笔挺宽阔，骨子里透出一股子禁欲的性感，看得宋安宁一阵心痒，此男生在人间，真是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

最后一箭要射向轿门，那一刻所有的吃瓜群众都是屏气凝神的样子，好像射箭的是他们一样，四周安静得不像话。宋安宁盯着新郎拉开弓的手，那弓慢慢被拉满，新郎正要松手放出去，她揪紧了围巾，死盯着那根箭头。

老话说得好，谁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就在新郎即将松手的那一刻，一道男声仿佛从天外传来，带着悲怆和哭腔，由远及近：“阿清……我来带你走……我绝不会让你嫁给这个养猪的……”

四周先是一静，而后爆笑声响彻云霄，看着新郎那张谪仙一般的脸，宋安宁表示实在是太分裂了。这突如其来的琼瑶版的痛呼，让宋安宁身上不禁起了一片鸡皮疙瘩，在这冰天雪地里莫名抖了下，然后额角一痛。竟是那新郎被痛呼声吓得打了个战，箭失了准头。

宋安宁条件反射地去捂额头，正欲大声叫骂，目光一扫，就看见脚边躺着一根包个箭头的羽箭。她有些错愕，抬头去看白马上的新郎，却见那新郎面色铁青地看着远处跑来的男人，如果宋安宁没有眼花，那她应该是看见了新郎俊俏的脸蛋上一闪而过的……悲愤。

宋安宁蹲下身捡起那根羽箭，一瞬间感受到了当年唐僧被玉兔精在人群里射中的感觉。啧，有些复杂。

2

那男人从远处跑来，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衫，衬衫领口上还有两滴油渍没洗干净，中长发，胡子拉碴，面容憔悴，形若……流浪汉。

宋安宁心道，这副尊容还敢跟“玉兔精新郎”抢新娘，心理着实强大。

“阿同，你终于来了！”身后又是一声娇音。

众人一惊，回头望去。只见凤冠霞帔的新娘一把掀起红盖头，满脸泪水，那叫一个梨花带雨，我见犹怜。话说这新娘也是一副好颜色，哭也能哭出一种凄美之感。

宋安宁又是一阵感叹，其实这新郎新娘颜值上还是极其相配，只不过眼下这情形怕是襄王有梦，神女无心。放着这么丰神俊朗的新郎不要，竟是要与那流浪汉一般的男人从婚礼上私奔。爱情果然不分高低贵贱、高矮胖瘦、难看好看。唉！鲜花一般都是插在牛粪上的。

宋安宁不能昧着良心给那流浪汉一般的男人摇旗呐喊了，此刻她心中只有对“玉兔精新郎”生出的一股同情，连带看着他的眼神都充满了慈爱。如此佳人，却头顶绿云，真是人间惨事。

那“玉兔精新郎”从马上利索地翻身下来，伸手把胸前的大红花一把摘下

往地上一摔，动了动嘴巴：“你们走吧。”

人群一阵唏嘘，那新娘望着新郎嗫嚅了半晌：“书谨，对不起……”

新郎嘴角抽抽，挥挥手转身走到一个银发老太太身边，语气无奈：“奶奶，闹够了吧。”

那银发老太太一脸不高兴，噘着嘴：“我可怜的孙儿啊，奶奶对不住你啊，居然给你选了这么个不靠谱的对象。”

宋安宁看着那老太太撒娇撒得可爱，心下想笑，嘴角刚扯出弧度就被她死死压了下来，不行不行，人家都这么惨了，怎么能笑？

那新娘跟着流浪汉走了，新娘这边的家属亲戚一脸菜色，尴尬地道了歉，夹着尾巴散了。看足了戏的吃瓜群众剔剔牙也散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独留宋安宁一个人，手里拿着根羽箭，顶着被箭射红的额角，犹犹豫豫走上前，把羽箭往“玉兔精新郎”那一递：“你的箭还你。”

“玉兔精新郎”回头看她。凑近了宋安宁才看清他的长相，俊美二字不足以形容，眉弓下面那双眼，深邃凌厉，好看得紧，一副好的皮囊配上一双黑玉珍珠眼，眼尾微微上挑，真是天下无双啊。

果然是像只玉兔精，那玉兔精要是个男的，就该长成这副模样。

“谢谢。”他声音淡漠，面容冷峻，手接过羽箭，扶着银发老太太就往酒店里走。

见了这场丢人现眼的闹剧的人，都该拖出去把眼睛辣瞎，何书谨恨恨地想。

宋安宁傻笑两声，打了个哈欠，该回家睡觉了。

3

一转眼过了大半个月，回想起那一日的婚礼，宋安宁依然乐不可支，见天就在医院里跟同事说。每每提及那“玉兔精新郎”的颜，她都是一副口水要流下来的模样。

这日，住院部来了一位病人，八十岁的老太太在家摔了一跤，被家里人急匆匆地送到医院，骨科的医生直接把她挪进了住院部的高级病房。

宋安宁正在二十三楼查房，听见护士站的同事窃窃私语，一脸春色。

“三十楼那个老太太的孙子好帅啊，面瘫脸禁欲系……”

宋安宁是出了名地喜欢八卦，乐呵呵地凑过去问：“什么孙子？”

护士长眼睛一亮，好似找到了知己，拉着宋安宁的手兴奋地道：“三十楼住进了一个老太太，小腿骨折，住在单人病房里，她孙子真是长得好，姐长这么大，第一次见这么好看的男人。”

宋安宁揣着手，十分好奇。

中午宋安宁在医院食堂吃了一碗红烧肉，吃得满嘴油。

何书谨下楼来打饭，一眼就看见了她，这个喜滋滋地吃着油腻红烧肉的小护士，分明就是那日在婚礼上看热闹的小姑娘。

他现在十分不想看到她，看到她就想到了那场闹剧，还不只一场，他人生中最丢人的两次，全被她撞上了，真是晦气。

午后宋安宁查完房，揣着手就上了三十楼。她压抑了一早上的八卦之心，随着楼层的接近越来越兴奋。宋安宁刚走到三零七病房门口，都还没来得及收拾收拾情绪，病房的门就从里面被打开了，她的鼻尖对上了一个人的胸膛，闻见了洗衣液的味道，清清淡淡很好闻。

被人家家属撞个正着，宋安宁低着头，紧张又心虚。

何书谨低头看着胸前这只“鹌鹑”，面色有些古怪：“刚才查过房了。”

好听的男声在头顶响起，宋安宁心下一动，吃力地仰起头，看见一个精致的下巴，竟然是“玉兔精新郎”。约莫是看过了人家的怂样，宋安宁跟老虎借了胆，挺了挺胸膛，仰着脖子道：“再查一遍。”

两人就这么艰难地对视着，谁也不肯后退一步。宋安宁想，就算你是玉兔精，我“唐僧”也不能输了气势。

“孙儿，是谁啊？”病房里传出一个年迈慈祥的声音。

宋安宁一听乐了，是那老太太。她绕过“玉兔精”，大摇大摆进了病房。

“婆婆，怎么这么不小心呀，年纪大了身体没那么容易恢复，平时就要多注意，家里不能少人照顾着。”宋安宁帮着老太太垫了垫腰，然后递了杯温开水。

老太太腿上打着石膏，脸上却看不出任何异样，笑咪咪地瞅着宋安宁，干枯的手掌在宋安宁的手上拍了拍，眨了两下眼睛：“小姑娘人真好，长得也俊，我怎么瞅着你有些眼熟呢？”

何书谨头发都要竖起来了，他不想再听任何人提起那场婚礼。他快步走过去抓起宋安宁的手腕就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还不忘糊弄老太太：“奶奶，我去问问护士小姐要注意些什么，刚刚有些忘了。”

宋安宁就这样被一路拖出了病房。

何书谨盯着宋安宁的胸牌，看了好一会儿。

宋安宁大惊失色，双手抱胸：“看哪儿呢？你个色坯流氓，小心我打死你。”

何书谨看着一边跳脚一边大放厥词的宋安宁，心里竟然有几分好笑，就这小身板，还打死他，真是心比天高。

“宋安宁，你来我奶奶的病房干什么？”何书谨面上十分严肃。

“我……”

“别说你是来查房的，值班护士里没有你的名字。”楼层入口那里挂着楼层值班护士的照片和名字，别想糊弄他。

宋安宁把到嘴边的话生生给吞了下去，心虚得耳朵都红了，却还是死鸭子嘴硬：“我路过，路过不行啊。我上来找护士长有事。”

“行。”何书谨利落地拍了拍身上的黑呢子大衣，转身就回了病房。

宋安宁半口气一直憋在胸口，上不去也下不来。她此刻哪还记得美色为何物，只觉得心里一阵气愤，“唐僧”的气势和面子都丢光了。

4

士可杀，气势不可辱；头可断，气场不可丢。宋安宁因着那日在何书谨面前失了气势的事愤愤了好几天，连医院食堂中午的红烧肉都不能让她兴奋起来。

护士长端着一盆青菜坐到了宋安宁对面，一筷子夹走了宋安宁的两块红烧肉，动作那叫一个潇洒：“三零七的那个老太太真的是太可爱了，你知道吗？她居然让我把全院的单身小护士都介绍给她，她好选一个当孙媳妇。”

恰巧何书谨坐在她们身后吃饭，听见护士长的话，不禁有几分害羞，耳根浮起了几缕粉红，面上却还是一副禁欲的冷淡样。

他正不好意思，就听见宋安宁说：“你可以想一下他在猪圈里喂猪的模样。”

宋安宁正不遗余力地抹黑何书谨，却不承想被人听了个正着。

何书谨霎时脸色阴沉，都快把筷子给捏折了，站起来转身一把夺过宋安宁桌上的红烧肉：“喂猪怎么了？喂猪碍着你了？猪吃你家饲料了？有本事你别吃我家的猪啊！”

哦，对，滨城最大的养猪场就是何家的，他家的猪肉好，健康，顶着行业里最好的口碑，医院的猪肉都是从何家进的。

宋安宁张大了嘴愣住，这次确定自己没看错，何书谨脸上确实是……悲愤，配上那张高冷禁欲的“玉兔精”脸，“精分”得厉害。然后就见何书谨气冲冲地拂袖而去，委屈得像个小娘子。

护士长一脸难以置信，瞧着何书谨那委屈的模样，一颗姐姐心软成了一摊水。她转头就去骂宋安宁：“口无遮拦，人家可是企业家，猪是随随便便能养的？你去养养试试，看你能养出个什么来？”

宋安宁这会儿倒乖乖闭了嘴，用筷子拨了拨那盘红烧肉，脸上有些为难，一想到这猪是何书谨养大的，莫名生出一种吃了它就犯了罪的错觉。

唉，心好累，“玉兔精”竟然还是个玻璃心，白瞎了那张都市精英、高冷面瘫的皮。算了，为了日后能够坦然地吃肉，宋安宁决定去哄哄他。

在楼下买了两斤橙子，宋安宁等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拎着橙子去了三十楼。可巧了，何书谨中午的时候因为太憋屈了，一时气得慌，草草跟护工交代了两句，就回公司了。这会儿病房里只有一个看《喜羊羊与灰太狼》看得正带劲的老太太。

宋安宁鬼鬼祟祟地伸了个头进去，和老太太对视了一眼，老太太冲她直招手，绿豆小眼闪着精光：“小护士，快过来快过来……”

宋安宁咽了一口口水，怎么看都觉得有几分忐忑不安。

“婆婆，怎么你一个人在病房啊？你孙子呢？”宋安宁轻咳两声，装模作样地挤出一个十分标准的微笑，把橙子往桌上一放，顺便帮老太太调整了一下坐姿。

“臭小子回家喂猪去了，咱不理他。”老太太说话直，差点没把宋安宁呛着。

老太太瞅着宋安宁，笑得见牙不见眼，一只手拉过宋安宁的手，一下一下地摸着：“小姑娘长得真好看。”

诡异感越发深了，宋安宁不禁挺直了脊背：“嘿嘿。”

“小姑娘叫啥名啊，我来瞅瞅……”说着老太太就往宋安宁胸前的名牌看去，眯着眼睛，看得宋安宁浑身发毛，动都不敢动。

“小宋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有男朋友没有啊？”老太太两眼冒绿光。

宋安宁被吓得浑身一抖，试图把手从老太太手里抽出来，奈何老太太力气太大，抓得紧。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想我宋安宁一世英名，今天怕是要被这狼外婆生吞活剥了。

那老太太扭头扫了一眼电视，大骂道：“这灰太狼，生了个猪脑子，蠢成

这么一副鬼样还想去捉羊，先应该……再应该……最后……这羊就跑不了了，哈哈。”

她一边骂一边还狠狠拍了一下手，那一下正拍在宋安宁的手背上，疼得她龇牙咧嘴，眼泪都要冒出来了，果然是狼外婆！

何书谨回来的时候，一开门就瞧见这个场景。

奶奶一脸激愤，小护士宋安宁转着脑袋仰头看他，一双大眼睛湿漉漉的，含着泪眼巴巴地望着他。何书谨一愣，顺着那手看过去，只见自家奶奶把人家一双小藕似的手拍得通红。

何书谨看着宋安宁的眼睛，心里像被狗尾巴草扫过一样，微微泛着痒。

5

“奶奶，我回来了。”他说着走过去，十分自然地握住宋安宁的手腕，轻轻地将她的手从自家奶奶手里抽出来，藏到了自己背后。

宋安宁看着何书谨站进了她和老太太中间，高大的身子把她挡了个结结实实，手背在背后，还握着她的手腕。

她盯着那只手，只觉得手腕微微发烫，那烫顺着胳膊蔓延到了脸上。

“孙儿回来啦，来来来，我跟你讲，这小护士可好了，陪着我这个老人家看电视唠嗑，耐心得很，比之前那个好多啦！”老太太高兴地说个不停。

何书谨背对宋安宁，听着奶奶的话，又想起了身后那双眼睛，抿了抿嘴：“人家护士还有事要做呢，一会儿我陪您聊天看电视啊。”何书谨安抚着老太太，然后转身垂头看着宋安宁，做了个出去的眼神。

宋安宁乖乖跟在何书谨身后往外走，走到门口还听见老太太对她喊：“小宋啊，再来啊！”

宋安宁简直欲哭无泪：嗯嗯，下次我戴双手套再来。

出了病房，两人站在楼梯口转角，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有些尴尬。

“你……”

“我……”

何书谨眼神有些飘忽，转啊转啊的，就是不落到宋安宁身上，手指在栏杆上画来画去。

“对不起！”宋安宁眼一闭，大声说道。等了半天也没等到回音，她又悄

悄睁开一丝眼缝瞧着何书谨，“我不该背后抹黑你的形象，我错了。”

何书谨看着她这副心虚的模样就有些好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她，那还是在四年前，他的第一次婚礼上。

四年前的二月四日，农历腊月廿一，也是立春日，他的第一场婚礼，同相恋了五年的女友，在城南滨城大学旁边的一家教堂里举行。

五年时间，水到渠成，相约白首。可笑的却是，他心尖上的女朋友，怀着另一个人的孩子，在婚礼上，堂而皇之地跟着那个人跑了，留给他一场天大的笑话。

教堂里的人散尽了，只剩下一捧花陪他在教堂里坐着。

宋安宁就是这时候和一个男生一起出现的。她看起来很小，扎一个高高的马尾辫，围一条鲜红的围巾，不施粉黛，如剥了壳的鸡蛋一般鲜嫩。

她从地上捡起捧花，走到他跟前蹲下，把捧花上的灰尘拍了拍，递过来，眉眼弯弯：“花还给你，下次把眼睛擦亮一点，娶个好姑娘。”

他呆愣地接过捧花，看着她走远，马尾辫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她拉着那个男生的手道：“像我这么好的姑娘不多啦！你可得好好珍惜。”

第二次婚礼，是同奶奶相中的姑娘。他对感情心灰意懒，娶谁不是娶，他也知晓那姑娘不爱他，他只想着既然要结婚了，那就好好处着，好好待她，凑合着过日子。可还是出了岔子，他再一次在婚礼上成了个笑话，而她拿着那箭走过来说：“你的箭还你。”

他在马背上就认出她了，四年时间，她好像没变多少，还是围着那条大红色的羊绒围巾，依然嫩得像只小猪仔，长发披肩，看上去温柔了许多，眉眼却是一样狡黠。可显然，她已经不记得他了。不知道当年那个陪她一起的男生，如今又在哪里。

回过神来，就见宋安宁正眯着眼瞧他，他手心有些痒，抬手想去摸她的脑袋顶，却摸到一顶护士帽，何书谨顺其自然地拍拍护士帽，微微一笑：“没关系，我原谅你。”

宋安宁眼睛要被闪瞎了，原来“玉兔精”笑起来更好看。宋安宁晕晕乎乎地转身下楼，差点儿一脑袋撞到门框上。

何书谨右手在口袋里搓了搓，刚刚握过她的手腕，肌肤细腻又柔软，果然像剥了壳的鸡蛋。

老太太坐在病房里吃橙子，护士长来查房，瞧着老太太大快朵颐的模样，乐了。

“哟，老太太，这不是咱们楼下小宋护士前几天买的橙子嘛，原来是拿来孝敬您了。”护士长笑眯眯道。

老太太吃橙子的动作一顿，她拉过护士长，眼睛还往门口望了几眼，这才问道：“宋安宁那个小姑娘是单身吧？”

“可不是单身嘛。老太太我可跟您说啊，小宋那丫头原来有个男朋友，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结果那男的跑了，一声不吭扔下小宋就去了国外，可怜咱们小宋在民政局门口等了一个星期呢。”

“哟，这么可怜哪。”老太太撇了撇嘴，“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臭小子。”

“可不是！”护士长又凑近了道。

“不过我觉得小宋和我家那个臭小子倒是配得很，都是遇人不淑，这不天生一对嘛。”老太太琢磨着，要不要给自家孙儿暗示一下。

护士长眼睛一亮，拍拍老太太的手臂，一副老熟人的模样：“哎哎，我也觉得配。您是不知道，她总是一个人偷着跑上来看您，好几次和何先生遇见，那模样羞答答的，我都没眼看。哈哈，我还看到过两个人一起在医院食堂吃饭，何先生还给小宋夹红烧肉呢。”

门里两个人越说越带劲，门外两个当事人把里头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你看我我看你，一脸尴尬慌张。

宋安宁情绪崩溃，我没有羞答答，我只是因为背后议论他，看到他的时候有些心虚，他给我夹红烧肉是因为他在给我推销他家的猪，护士长啊，您如此八卦究竟是为哪般！

何书谨心里一阵窘迫，老太太的想法倒是和他不谋而合，心思被戳穿，他多少有些不好意思，眼神有一阵没一阵地往宋安宁脑袋顶上看。

两人对视一眼，脸上一红，又赶紧把视线挪开。

“我……我先下去了。”宋安宁落荒而逃，脸上红成一片，心里像揣了只玉兔精一样蹦个不停。

何书谨却暗暗地摸起了下巴，奶奶眼神一直都不怎么好，这次倒是好了一回。

宋安宁一下午都飘飘忽忽的。她不能闲下来，一闲下来脑子里都是“玉兔精”那双眼睛，尤其是看着她的时候，眼尾上挑，眼瞳漆黑，像是能把人的魂都勾走。

下午下班在电梯口又遇见了何书谨，宋安宁一看到那张脸对着自己笑，脸又红得不行，转身撒腿就跑。何书谨在原地，一句“我送你回家”生生卡在了嘴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哪里又得罪了这位小祖宗。

何书谨堵了宋安宁很长一段时间，可宋安宁见着他就跑，一开始是跑了就跑了，后来是跑了还要回头对他做个鬼脸，再后来是跑了回头还要冲他笑一笑，像是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似的。何书谨拿她没办法，又无奈又觉得可爱得紧。

不知不觉，就到了老太要出院的时候。这天，天气转暖，医院外面的迎春花开得正好，阳光暖暖洒下来，透过花瓣缝隙斑斑驳驳投到地上。

宋安宁刚值了晚班，换了衣服背了包准备下班，不料在医院门口见着了一个老熟人——前男友。那人西装革履，一派海归精英范，捧着花冲着宋安宁笑。

宋安宁被早上的太阳晒眯了眼，远远望着他，他看上去还和从前一样，笑得和煦明媚，就像是四月的阳光一样。

只是宋安宁心底知道早就不一样了，看到这样熟悉的微笑，她第一反应竟然觉得还是“玉兔精”比较好看，平日里不常笑，一笑起来就会让人怦然心动。

“安宁，我回来了。”好听的声音从春风里渗过来，夹杂着喜悦和情意。

宋安宁却在想何书谨昨天在楼梯间堵她的时候说的话：“宋安宁，你跑够了没有，我追得够久了。”

昨天，她没回答他，只是像一尾鱼一样窜逃，回头冲着何书谨笑。新的感情，她多少有些害羞和不适应。现在她却在想，应该回答他的，跑够了，不跑了。

身后拢上来一截手臂，浅蓝色的衬衣袖子卷到小臂上，露出一截白皙的手臂，大掌握住宋安宁的肩膀，胸膛也紧跟着贴了上来。

“在这里傻站着干什么，出院手续我办完了，走吧，我们送奶奶回家。”何书谨温和的声音在宋安宁头顶上响起。

何书谨盯着那个捧花的男人，他认得，当年和宋安宁一起出现在教堂的男孩。

宋安宁放松了脊背靠在何书谨怀里。她瞧着那个男人脸色变个不停，甚至试图走过来。

隔着四月的阳光，宋安宁冲他礼貌地点了点头。我可以理解你的抱负，理解你对未来的努力和期许，但我无法原谅你对我毫无理由、毫无音信的抛弃。